

富家女嘉茜爱上了穷小子米苏，谁知爱情间接给她带来的，竟是被毒打、性侵、割喉。令人发指的是，在大洋彼岸远程雇凶亲口下达杀人指令的，是她的舅舅和亲生母亲……

异国邂逅

1994年12月的印度旁遮普邦，年轻的米苏是个怀揣体育梦想的卡巴迪运动员。他出生于旁遮普邦的卡翁克村，家庭贫困，父亲在暴乱中丧生。

米苏16岁时，已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新星，17岁更是成为职业运动员，房间里摆满了奖杯和奖牌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米苏在回家的车上，邂逅了来自加拿大的嘉茜和她的姨妈。嘉茜1975年8月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枫树岭，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。她的家族在加拿大拥有大片蓝莓果园，雇佣了许多来自旁遮普邦的帮工，在当地印度社区和旁遮普邦老家都极有人脉和影响力。

嘉茜的生活看似光鲜，实则压抑。她的父亲巴赫陶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家中事务由大舅舅苏尔吉特掌管。苏尔吉特为人严苛、说一不二，是家族中的“大族长”。

从小到大，嘉茜的生活被严格限制。她不能独自出门，无论去哪里都要有男性亲属跟随，也严禁和其他同学在课后交往。中学时，嘉茜渴望加入学校篮球队，却被母亲马尔基特一口回绝。尽管嘉茜极力辩解，母亲依旧充耳不闻。

嘉茜与米苏的相遇，如同黑暗中一丝曙光，点亮了彼此的生活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他们频繁见面，感情迅速升温。尽管语言和文化上存在差异，但他们通过信件和长途电话，倾诉着彼此的心声，分享着生活的点滴。嘉茜只会说旁遮普语，不太懂书写，就在信笺上画满爱心、花束和巧克力，还用唇印封笺；米苏几乎不会英语，每次都要找人帮忙翻译信件。四年的时光里，他们的情书多达256封，每一封信都饱含着深情与思念。

危机降临

1999年，嘉茜的家人开始为她安排婚事，对象是一个远在渥太华、年过六旬的男人，是她舅舅的商业伙伴。嘉茜深知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，她心中只有米苏。于是，她在姨妈的帮助下，与米苏在印度秘密结婚。

婚后，嘉茜回到加拿大，瞒着家人找律师为米苏申请配偶移民绿卡，费用是她偷偷省下的“私房钱”，因为舅舅要求家族成员上交收入。然而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2000年年初，卡翁克村的一个村民向嘉茜的小舅舅告了密，米苏和嘉茜结婚的消息很快传到加拿大。

嘉茜的母亲马尔基特和舅舅苏尔吉特得知此事后，大发雷霆。在他们看来，嘉茜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家族的意愿，损害了家族的荣誉。他们开始对嘉茜进行威逼利诱，试

富家女嫁给穷小伙 遭母亲和舅舅追杀

致命邂逅

图让她与米苏离婚。马尔基特先是许诺给她买一辆豪华跑车，又提出给她一份丰厚的嫁妆，嘉茜断然拒绝。此后，他们便对嘉茜没日没夜地殴打，但嘉茜始终坚守对米苏的爱，没有丝毫动摇。

2000年2月，马尔基特假装无奈接受了女儿的婚事，拿来一份用旁遮普语写成的专业法律文件，谎称这是帮助米苏申请加拿大永居权的资料，哄骗嘉茜签名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份受害者陈述，文件以嘉茜的名义，声称自己被米苏绑架，被迫和他成亲。马尔基特将这份文件通过传真发送给卢迪亚纳警方，米苏因此被捕入狱。

2000年5月初，米苏设法将自己被捕的消息告知嘉茜。嘉茜打电话报警，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护送下，离开了监禁自己的“堡垒”，与家人公开决裂。她还告诉母亲和舅舅，自己不要嫁妆和遗产，与这个家的财富再无关系。

嘉茜借钱买机票飞往印度，为米苏作证。有当事人亲口声明，警方自然无法起诉米苏，两人携手离开了警局。以为爱情战胜一切的他们，却不知危险正在逼近。嘉茜的舅舅苏尔吉特找到米苏，威逼利诱他离婚，米苏坚决拒绝。苏尔吉特表面放弃，回到了加拿大，可背后却开始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。

罪恶发生

2000年6月，马尔基特和苏尔吉特决定采取极端手段。他们联系了印度当地的涉黑团伙阿尼尔，并与警方内部的腐败官员乔金德勾结。苏尔吉特和达山是准亲家，达山之前就参与诬陷米苏，这次他又从中牵线搭桥。

苏尔吉特指示黑帮杀害米苏，并绑架嘉茜。他预付了40万卢比（约等于3万人民币）的头款，并承诺事后再支付30万卢比的尾款。马尔基特先是假装妥协，打电话给嘉茜和米苏，套取了他们的行程信息。她在电话里表现得相当和蔼，

告诉米苏自己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婚事，很快会寄钱过来，帮助米苏前往加拿大，并询问两人接下来的行程。嘉茜和米苏以为家人真的接受了他们的婚姻，心中充满了喜悦。

同年6月8日晚上7点30分，嘉茜吵着要骑摩托车出门兜风，米苏拗不过她，便骑车带着她前往马莱尔科特拉镇约会。当他们经过塞克村庄时，一辆白色汽车停在排水沟旁，看似抛锚。米苏刚想询问是否需要帮忙，汽车后面突然跳出两名男子，挥舞着短剑和板球球拍扑向他们，更多暴徒围了上来，短剑疯狂地刺向米苏。这些人一边毒打米苏，一边咒骂道：“他以为自己是罗密欧，我们今天绝不给他留活口！”米苏挣扎着试图保护妻子，但随着尖利的剑锋纷纷刺向他的身体，他很快失去了知觉，萦绕在脑海的，是嘉茜声嘶力竭的呼喊。

暴徒们将一动不动的米苏丢在血泊之中，将嘉茜带上车，驶向卢迪亚纳市郊外一座废弃的农舍。在农舍里，阿尼尔打电话给嘉茜的母亲和舅舅，告知任务完成，并让嘉茜和母亲通话。嘉茜被绑在一张椅子上，因为悲伤和恐惧而失声痛哭，但她依旧没有服软，指责母亲谋杀了米苏。

马尔基特冷酷地说：“把嘉茜也杀了，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她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。”说完这话，她将电话交给哥哥苏尔吉特，苏尔吉特告诉阿尼尔：“杀了她，我们再付你们70万卢比（约等于58000人民币）。”

33个小时后，也就是2000年6月9日，人们在一条肮脏的渠中发现了嘉茜的尸体。她遭受了毒打、轮奸，被匕首和啤酒瓶割开了喉咙。嘉茜的脸上有三道深深的平行伤口，鼻子几乎被切成两半，胸部还有一道更深更长的伤口，这是对违背父母意志的惩罚，代表对家族荣誉的“恢复”。喉咙上的伤口是她的致命伤，被发现的时候，她依旧死不瞑目。

幸运的是，米苏被两名路过的移民工人发现并送往医院。接下来的两周里，米苏一直昏迷，几乎一个月后，他才恢复视力，当他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却不得不面对妻子被残杀

的消息。

艰难追凶

米苏醒来后，得知了嘉茜的死讯，悲痛欲绝。但他没有被痛苦打倒，他决定为嘉茜讨回公道。2000年6月24日，病榻上的米苏向警方进行了案情陈述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在米苏的指认和证据的支持下，2000年7月的第一周，包括阿尼尔在内的七人杀人团伙全部被捕。

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警方发现这起案件背后的水很深。原来，苏尔吉特等人之所以胆大包天地雇凶杀人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有警务总监乔金德做内应，这个黑警承诺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自己都会摆平。然而，恰恰在这个当口，乔金德因之前一起受贿案东窗事发，被停职调查，案子被移交给了森格鲁尔县的调查官。

最初，苏尔吉特等人不以为意，他们觉得印度警察都是一丘之貉，只要“酬金”到位，就能为所欲为。苏尔吉特于是派了另一个中间人找到卡纳警官，给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，让他“埋了”这个案子。卡纳将支票一推：“告诉你家主子，旁遮普邦的警察，不是个个都能被收买的！”

自从拒绝了苏尔吉特的“提议”，卡纳几乎每天午夜时分，都会接到来自国外的威胁电话，来电者说旁遮普语，每次声音都不同，威胁的内容倒是一致：“立刻与这起案子断绝关系，否则你将面临严重的后果！”后来因为担心家人的安全，卡纳不得不让他们从家乡迁居别处。除此之外，正在接受调查的乔金德，也通过自己的人脉，“委婉”地向卡纳施压。可所有这些威胁，反倒激起了卡纳的一腔血性，他无视所有的威胁和压力，一心一意地调查嘉茜的案子。

卡纳调查过程中，上司奥拉赫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持。阿尼尔一伙被捕后一致供述，他们最开始接到的“委托”只是杀死米苏，杀死嘉茜是她母亲临时下达的命令。鉴于米苏幸存、乔金德被停职和卡纳的“不合作”，都出乎这些人的意料，所以警方认为，阿尼尔一伙的供述基本属实。

2001年1月19日，森格鲁尔县警方以协助谋杀罪，逮捕了乔金德。但要嘉茜的母亲和舅舅绳之以法，却面临着重重困难。2002年5月，森格鲁尔县警方联系加拿大政府，要求引渡嘉茜的母亲马尔基特和舅舅苏尔吉特，遭到加拿大警方的拒绝，理由是加方不信任印度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办案能力。

2005年10月，森格鲁尔县法院判处达山、乔金德和阿尼尔等人终身监禁。审判之前，森格鲁尔县警方再次寻求引渡马尔基特和苏尔吉特，同样被加方以“证据不充足”拒绝。

后来很多年里，米苏不断受到威胁和骚扰，2004年8月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指控他强奸，罪名成立，米苏被关进了卢迪亚纳中央监狱。

2008年，米苏终于被还以清白，他的“受害者”也供认，自己是在“嘉茜的家人”的授意下，才对米苏提出了虚假指控。

2012年1月，加拿大警方逮捕了马尔基特和苏尔吉特。2012年到2019年，加拿大法院屡次裁定移交两人，又屡次撤销引渡令。2019年1月24日，马尔基特和苏尔吉特终于被引渡到印度。